儒宗理要

朱子卷十五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類餘

文集

白鹿洞賦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粤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騖陟李氏之崇岡掞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白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南唐

昇元中因洞建學謂之白鹿國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昇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逸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設儁髦而登進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咸平五年敕重脩又塑宣聖十哲之象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其子比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爲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夫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册書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撫亦既震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蹷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廈屋之渠渠山葱瓏而遶舍水汩㶁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

而同符偉音甫之袞袞抱遺經而來集豈顧眺聽之爲娛實覬宮墻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剡道體之亡窮又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林蓊薈枝相樛兮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我將焉求兮

答韓尚書書 辭除命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

恩推挽之力旣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旣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恩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

關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

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矣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

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偕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答留尚書書 論朋黨

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

若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

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邪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以輒空胷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事仁宗皇帝得糺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兩未建二三大臣以爲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爲識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疑也而朝廷每脩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顧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爲如何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

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忼慨死職爲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誦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志而用其力於此不以責乎己而聞於人者亂焉久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不此之圖傾乃捐書廢業觸犯寒暑僕僕焉奔走塵埃之中而曰吾將以暴白吾祖之德善而求聞於後世爲計無乃下乎雖然宗之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

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耆俊在服子之所病殆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藉手而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者亦豈遽爲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其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於宗之慕不能無望焉爾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

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旣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

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册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已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别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

不戚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濶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它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强慕倣而爲之也葢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辭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

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趣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竊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屬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

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强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

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李丞相奏議後序　丞相綱謚忠定隴西人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

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

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攘夷狄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

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切反復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閒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其書其後以推明之某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顚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

於江海之瀕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淸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

楚詞集註序

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

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所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隱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

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文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

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臥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廬山一峰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峰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若涌若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

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其最可觀者石磴小淵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

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傍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杳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為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駢齒者乃曳而長濱迤徐去欲為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

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既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于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此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内外兩扉爲軒窗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内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峡歷石池山楹

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極前直兩峰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巒其脊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芊蔚南峰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峰欲作亭以望慶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谷口

小山。其上小平。田畦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嵫。西嵫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峰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為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坂。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峰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步丈餘。四隤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峰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為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覆林橫帶半

巖木氣辛烈可已瘡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栝棬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為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皆翠古木彌覆藤片蒙絡最為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問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峰下石崖隙下水瀉谷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北兩旁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服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鼎爐下瞰絕壑古木叢生㩳枝橫出是為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

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奥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强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宅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

當耕耳。即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樞所面雙峰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厭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若無愁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沈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

云。

江陵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淸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烟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歎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歎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

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佚勃然於胸中恍若親見其

人而眞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旣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跋顔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顔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

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閒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

跋韓魏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

無纖芥忧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

跋張魏公詩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附詩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先後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

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拖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絕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六先生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淸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南軒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東萊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

主而莊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自贊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北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

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奬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陬。連遞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知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絶而不用。況汞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

文集終

外任內任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麤心駕去不得。又曰。某等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賀孫

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

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捄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自脩

問先生到此再請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躐等之患。曰躐等何害。若果有會躐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琮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

命過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爲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 人傑

實錄院畧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

底在。唯葉正則不從。閎祖

林丈說彭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純不曉事情率爾而妄舉淳

正卿問令江陵之命將止於三辭曰今番死亦不出纔出便只是死。賀孫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

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與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人傑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 廣

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 閎祖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同

時僞學之禁嚴彭子壽鐫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爲人所殺 胡泳

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 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嘗自體此心覺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 振

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門

關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義剛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也懶惰。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爲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賀孫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

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壽昌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過

論文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僩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

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方子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

免乎蹈襲也。人傑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淳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淳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可學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令人數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若海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道夫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

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 拱壽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 燾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 道夫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方子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 以上論文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文蔚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雉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爲好否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　璘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方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賜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揚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廣以上論詩

歷代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振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東坡此文亦不曾見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先生云云又云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　揚

五代史略假借太原以劉知遠之後非僭竊辭較直也　揚

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　方子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裏事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事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 義剛

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忘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揚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制强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鬬强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

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黄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義剛

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疎。

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他術高。切以爲正是失策處。曰。某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稍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

儀入秦燕秦不來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着後粧點出此事來誤人 義剛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若海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强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僩

張良一生在荊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横尸萬里他都不知 椿

叔孫通爲緜蕝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人傑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文蔚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廣

武帝征匈奴非爲祖宗雪積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壽昌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褒屍之禍先生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不當如此論也若海

楊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其書
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淳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
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
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
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
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麁魯闊略而能有成者僩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
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不
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

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人傑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如漢文脩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逖母墓事皆相近。必大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爲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閎祖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

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人傑

陶淵明古之逸民 若海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爲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 端蒙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文人之沒頭惱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人捉著罪過了刬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 必大

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 義剛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

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道夫

或問維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爲利僧孺所言爲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爲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别做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爲也　升卿

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爲他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　揚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斂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壽昌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

多事蘩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廣

本朝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强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榦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卓

氣有盛衰盛時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覺真宗時遼人直至澶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弄得到這般田地前漢

如此之盛。至光武再興亦只得三四分。後來一切扶不起。亦氣衰故。揚

問章獻不如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曰亦是仁宗資質好。後來亦是太平日久。宮中太寬。如催乳母事。宣仁不知此一事。便反不及章獻。可學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爲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方子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眞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

正當遂快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 卓

徽宗因見星變即令衛士仆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炒明日蔡以為言又下詔云今雖仆碑而黨籍却仍舊 義剛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而趙相入遂定都臨安 僩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人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許多人 賀孫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其今方知可

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

法制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自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賀孫

華州雲臺觀南京鴻慶宮有祖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猶有說若武夷山冲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管箇甚麽。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縣學取湖學規矩頒行

之。謝學之規。必有義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條謗訕朝政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徐節孝爲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大抵本朝經王氏及蔡京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人條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爲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爲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爲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倣經制爲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

大國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爲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登對曰亦嘗爲孝宗言之葢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李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爲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

本朝人物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爲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植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

到耳。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石守道只是麄。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不動心也。揚

韓當初來時。要拆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只隨時了過。聖明如此。猶做不得。揚

立事之人。須是硬擔當。死生以之。立英廟。英廟即位。繼感風疾。

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潁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爲太上皇耳。溫公爲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人傑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於海某謂正是羸豕孚蹢躅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道夫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

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狼狽。道夫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因舉書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某嘗欲看一過，與摭撮其好者而未暇。賀孫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植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僩

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荔子。後得滄州，過闕上殿，劄子力爲諛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無，後面略略說要收攬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

其文極妙。儒用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淳

老蘇說得眼前利害事却好。學蒙

東坡解經。莫教說着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木之

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着。是他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淳

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 可學

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小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倔強凡事且從宜 人傑

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爲言。楊

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治童貫等，而京罪甚輕。義剛

張孝純靖康閒守太原，虜人圍其城，凡抵當半年，守得極好。虜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去降番人做他官職。是時淵聖以其圍急，遣孝純之子張灝爲河北招討使之脇，令自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可違；以言河北之地，則國家所恃以爲根本；以言其父，則正在危難，有垂亡之厄。當晨夕倍道以救之。灝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般人出來，可歎。子蒙

靖康之禍，縱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潰了。道夫

李伯紀大節好毀兵事乃當時爲其所治者附會滋益之不足
盡信 楊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
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 若海

秦會之入參時胡文定有書與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前輩
看他都不破如此 淳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葢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
然自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
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番人我便要殺
你 賀孫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殮軍兵擧出大廳三日祭弔來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揚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振

王子尚初在陝西爲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救之既至欲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既而城陷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因之一日遣入蜀遂譖端於魏公魏公殺端可學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

仲舒比之古人又淺。

王龜齡學也能疎只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慤。表裏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賀孫

朱子卷十五終

讀朱子緒言

朱子一生精力專在集註至今家絃戶誦歷萬世而無斁後世淺學之士往往詆其筆力不隹此眞坐井之見也朱子與人論註釋體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則觀者貪看文字并正文之意而忘之此朱子以大賢以上之資而能持初學小子之心故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試讀朱子文集其筆力何如而可輕爲議論耶

朱子一生學問守定述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二程亦多文辭朱子則專一註釋蓋三代以後詩書禮樂散亡已極孔子不得不以刪定爲功漢唐宋以後經書雖有箋疏而

蕪亂尤甚朱子不得不以註釋爲功此卓有定見非漫學孔子述而不作者也

讀他人文集語錄有當否有去取朱子則無一語不當無一篇可去蓋中正和平之至也

或以朱子文集語錄爲平常者此眞不識朱子者也朱子妙處正在平常中庸註曰庸平常也則知朱子平常正是中庸之理布帛菽粟有何新奇所以萬古不可廢者正在此處

陸象山少時讀至宇宙二字曰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便見自任的意思朱子三歲問天之上何物便見窮理的意思

鵞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辯遂成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

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擯斥之意此則後來所未道耳

人言朱子酷好註釋雖楚辭亦爲集註似爲得已不知當時黨禍方與正人君子流離竄逐死亡載途朱子憂時特切因託楚辭以見意豈得已哉學者坐不讀書不能窺見古人微意未可輕議古人也

朱子生平註釋四書五經曾無晷刻之暇而又自著文集百卷不知如何有許多精力然亦是在野時多在朝時少讀書講論之時多居官治事之日少故成就愈久愈大耳乃知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未可爲不幸也

道學之議愈盛則愈甚蓋君子小人不並立也周子之時如草木在甲知之者惟二三君子世因莫得而議也二程子徒與漸盛攻者漸多至朱子則更盛矣所以劉三傑姚愈之徒至有僞黨變爲逆黨窺伺神器圖爲不軌之言當時方正之士稍以儒名者至無所容其身而朱子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荅至今千載而下朱子俎豆學宮子孫世受恩澤而所謂劉姚之徒者三尺童子聞名而唾駡之然則爲朱子者何畏爲劉姚之徒者亦何益哉

當侂胄禁僞學時朱子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嗚

呼此乃所謂水落石出也附聲逐影之徒雖多亦何爲哉

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蘇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爲朱子所取荆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顚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正心誠意四字上所厭聞不知有何可厭或以爲不切于時事不知時事非正心誠意如何做得

程子在經筵先論坐講之禮正其本也朱子在經筵一循時例爲之兆也兆足以行而不行此光宗之世不同于神宗之世也

後人謂宋儒但講道學置討賊復仇于度外以爲腐儒無益國

家此未讀朱子諸封事也不但諸封事先後奏劄何一非討賊復仇爲國家計長久爲民生計實用後人不讀書妄以空疎之論訾議前賢簧鼓天下誠爲可恨

古今制民之産莫急于經界橫渠考亭皆以此爲要務即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經界行不得法最易擾民推排打量終不如橫渠標竿之說法簡而無弊也

明道之議貢舉主于竟行古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即于今法中斟酌可否可謂周悉詳盡然分年試士之法病在太繁蓋國家造士取其足以致用無貴窮經也古人造士之法簡而易六德六行之外不過六藝習之者易曉而施于世爲有用今人造

士之法繁而難文辭聲病爲說多端習之者雖工而施于世爲無補此大弊也朱子立法雖勝然皓首窮經煞費心力不如古法之簡易此予以爲尚須斟酌也

學校之法第一在擇師第二在立法朱子議中所舉呂希哲之言乃根本至論也

井田類說葢朱子集漢儒荀氏何休諸論及班志所紀然而變通之精意不存也朱子論貢助徹法以爲溝洫不同亦未免泥于漢儒之論

今人動以文風之盛衰爲人才之盛衰非定論也昔商鞅以爲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耕戰此雖無道之言然朱子取之以

為當今士人千萬不知理會甚事眞所謂游手此等人一旦得
高官只是害朝廷何望其濟事噫以此觀之眞古今一轍也

無極而太極猶言無所謂太極而實有一太極朱子所謂無形
而有理也玩一而字便不是離了太極別有無極陸氏昆仲輕
肆辯駁不但不肯細認而字并不肯細讀下文要之亦以周子
為近代人而忽之也非朱子如此表章周子之書烏能傳至今
日只此便是聖人心事

朱子論天文勝于橫渠二程然尚有未透曉處

二程論鬼神竟似陰陽朱子則平實近人然亦有未至精微處

朱子論理氣無一語不透蓋深有得于太極圖也

仁字是論語中第一喫緊字程子嘗教人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張南軒亦極論之終不如朱子之博而該眞而切爲得夫仁字之全體也人身配天地人之心配天地之心此處得大頭腦則仁不待論而明矣然亦自太極圖中貫徹出來

五經之中三禮尤爲用世之書此一日不可少者朱子乞修三禮劄切實可行而當時朝廷何以漫不之省今儀禮經傳集解謂非朱子手輯然大槩亦本朱子之意愚意禮以時爲大當于累代制作之後益以議論權衡乃爲確當然非聖人不能也

蔡季通律呂書與八陣圖俱未能致用而八陣尤爲未覩肯綮觀朱子語錄所載問答亦似未爲許可

從來廟制substrate元成謂周爲七廟四親廟二世室與太祖廟而七也劉歆謂周爲九廟三昭三穆二世室與太祖之廟而九也班固以歆說爲是朱子姑兩存之愚謂元成說是也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以成王時言則周實止二昭二穆何由有三昭三穆

朱子明堂圖彷井田遺意謂是三間九架屋隨時方位開門予謂未必然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決不戾于時俗豈有隆冬盛寒正北開門天子羣臣向朔風而朝羣后者謂之明堂決是向明無疑隨所處而異名也

郊社之禮以義言之必應合祭而古今之儒多主分祭朱子語

類亦謂應分祭但周禮自大合樂之外更不言分祭則朱子亦非定以分祭爲禮也

朱子語錄中論冠昏喪祭諸禮皆淺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爲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爲必當立影神爲必不可用皆太拘

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大文字不可不讀

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於書經不淺諸儒議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

道理中惟易學最深蓋窮理盡性之極也以孔子之聖尚假年

以學易况其他乎故知讀書爲學須要漸次有得于四書有得于諸經則易理自漸漸通貫此晚年極步工夫也今人每好談易自爲淵深高者僅得其形似耳朱子語類曰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此眞知易者也

朱子于五經中惟易最爲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與春秋未嘗爲筆然儀禮經傳集解雖非全書亦見一班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最正大故知論禮而拘論春秋而鑿者皆朱子所不取也

荀揚王韓四子之書並傳其中文中子畢竟是一賢儒其著述多爲人所雜亂互有不同其中模彷論語處多是後人增入至

精當處漢唐以來諸儒皆莫能及朱子亦謂其賢於二子然續
經說以爲好名欲速輕道求售爲稍過矣
朱子論釋氏書如讀大紀觀心說等篇莫如釋氏論下篇更得
要領橫渠二程皆莫及也

能鱗謹識

主敬論

道有合內外一天人徹顯微貫終始而無間者其惟敬乎敬者德之聚也不敬則慢慢則散散則不立敬者德之輿也不敬則弛弛則墮墮則不行不立不行何所據而爲存省之功哉未發曰中必有所以致乎其中者中節曰和必有所以致乎其和者其所以能致夫中和者何也曰敬也是故仁中非敬動惻隱而不忍者少懈則忍之矣義中非敬動羞惡而不爲者少忽則爲之矣辭讓固本乎禮非敬而無失上則近傲下則近憂是非固本乎智非敬以生明察則近苛曠則近畧此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之功不可偏廢者然無主于中不立斯無輔於外

不行內外主輔之辨又不可不審也朱子論敬獨有取於主一無適豈無意哉蓋人心敬則一不敬則二一心可以應萬事二心不可以應一事以言乎格物不敬則物何由格以言乎致知不敬則知何由致況乎心不敬則不正意不敬則不誠至于身則又內外天人顯微終始之樞機不可不慎也書曰慎厥身脩思永慎則敬之無所不用其極永則敬之無時可輟者也推而及夫齊家風始關雎樂而不淫敬之則也父者嚴君之象子肅祗服之容兄念鞠子之哀弟念天顯之大慈孝友恭有一不敬則門內皆無政也自家而國而天下君臣之道愈尊而居敬之義愈廣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有焉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

子有焉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羣臣有焉是又兼乎朋友之道矣由是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其曷以故豈禮陳玉帛之文樂奏鼓鐘之器歟非也禮非敬則無節樂非敬則無和無節無和神其吐之矣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所以攝身心而達上下者一敬足以該之耳曲禮曰毋不敬非惟可以畢舉全禮而樂亦在其中矣擴而論之無邪一言足蔽三百非敬而詩之溫厚和平不見欽之一字足冠四代非敬而書之典謨訓誥不傳易以定天下之吉凶而爻象多用惕厲春秋為百王之大法而辭旨不涉浮夸然則有得乎主敬之學者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豈非合內外天人顯微終始而無間者乎嗚呼

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敬字通書曰誠曰神曰幾又曰君子慎動幾者動之微而君子必以慎處之豈非不敬則不誠不誠則無物乎東銘長傲遂非皆不敬之箴西銘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尤畏天時保之義也正蒙曰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又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又曰入道莫如敬又曰敬者人之本伊川曰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朱子曰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于此即謂之以敬集羣儒之大成也可蘇子云何時打破這敬字敬之時義大矣哉

後學能鱗撰